

◎文学聚焦·儿童文学系列之二

走向世界的中国儿童文学

舒 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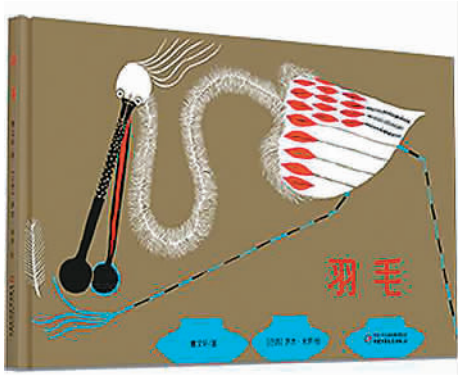
从“五四”前后的“儿童文学运动”及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到2016年曹文轩获得世界儿童文学最高奖国际安徒生奖，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已经走过了百年不平凡的历史进程，成为世界儿童文学版图上巍然屹立的东方大板块。

尽管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中西方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国外读者普遍对于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存在着隔膜，中国儿童文学还无法像英语写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一样得到广泛的阅读接受，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走向世界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据最新统计，我国年出版儿童图书4万多种，达6亿多册，在销品种20多万种，销售总额100多亿元人民币。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儿童文学大国。

实力型作家作品构成走向世界主体

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无疑是中国百年儿童文学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从自洽自立到真正走向世界。这是一个从沉淀到激扬的过程。曹文轩获奖的后面是作家本人多年来潜心于中国式童年经验与成长之文学书写，踏上了矢志不渝、佳作迭出、硕果累累的创作历程。他不仅始终坚持小说创作的文学性、坚持现实主义写作，成为高扬“纯文学旗号”的守望者，而且积极探索儿童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包括儿童幻想小说的创作。正是在这坚实的基础之上，曹文轩的作品开始走上世界，走进国外读者的阅读视野。曹文轩的作品被外国出版社购买版权的作品达30种之多，使之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一个颇具世界影响的品牌。曹文轩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中版权输出最多的一位，其作品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腊文、瑞典文、丹麦文、日文、韩文、越南文等多种文字，作品版权输出到50多个国家。如今曹文轩的获奖必将助推他的作品更广泛地走向世界。近年来包括曹文轩在内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频频亮相于国际书展，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推动了相互理解，使国外更多更好地了解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状和成就。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曹文轩走向世界的历程就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彰显了时代的需求、国家政策的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国家工程助力以及作家须有高水平优秀作品等关键因素。事实上，实力型作家的作品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先期走向世界的主体。2012年3月，由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收录了孙幼军、金波、秦文君、曹文轩、张之路、葛冰、黄蓓佳、沈石溪、高洪波、汤素兰、葛翠琳、董宏猷、郑春华、周锐、徐鲁等作家的自选代表作。这一系列是新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次



大规模的儿童文学译介工程，“入选的作家作品能够代表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审美艺术创造的最高水平和成就。”而后该丛书的版权输出工作即初见成效。作为一种特殊文类的中国动物小说也走向了世界。沈石溪所著的包括《红豺》在内的4部作品被“童话王国”丹麦的出版社选中，被翻译成英、俄、德等8种文字在8个国家出版。黑鹤著有《黑焰》《狼雅河》《黑狗哈拉诺亥》《狼谷的孩子》等动物文学作品，部分作品版权已输出至法国和加拿大等国，被译为英文出版。2014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少儿图书博览会上，沈石溪、黑鹤等作家的动物小说作品《血染的王冠》《琴姆且》等共计16册作品，输出了非华语地区版权。与以往相比，这次是外国出版商主动购买我方的版权，因为这些作品的文学艺术品性打动和吸引了对方。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中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走向世界的步伐，这些作家作品所具有的高品质的文学艺术性是走出去根本保证。其中，作家汤素兰的长篇童话《笨狼的故事》被译成韩语在韩国出版。“汤素兰图画书”系列以及长篇童话《小巫婆真美丽》输出斯里兰卡，被译成僧伽罗语出版。“汤素兰图画书”系列之《红鞋子》整体输出东南亚，译为12种语言出版，同时输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译成英语出版。作家殷健灵的作品如《画框里的猫》《夏日和声》等多部作品被瑞典的出版社引进并翻译成瑞典语、英语等语种

出版传播，成为第一个被译介到“长袜子皮皮”故乡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

出版社助推走出去

在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国内各出版社尽心尽力，功莫大焉。在原创出版的国际合作方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以下简称中少总社）等做出了积极探索。2013以来，中少总社通过中外顶级作家、画家合作的方式共同打造经典作品。例如由中国作家创造的故事，通过外国画家来制作绘画插图，如曹文轩的《羽毛》，方素珍的《外婆住在香水村》，白冰的《换妈妈》。其中巴西插画家罗杰·米罗为曹文轩的《羽毛》创作插画，该书出版之后，罗杰·米罗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2014年，中少总社与法国达高公司达成深度合作，由法方在购买高洪波的“快乐小猪波波飞”系列法语版图书版权的基础上，进行动画片、动画电影、游戏及衍生产品的开发和制作。2016年，中少总社主办的《婴儿画报》和《幼儿画报》版权输出到美国，由美国CM媒体集团引进，在美国同步出版，使国内少儿期刊首次进入西方期刊市场。截止2016年7月1日，中少总社图书版权输出已达到535种，覆盖53个国家和地区。

在出版机构的国际合作方面，国内出版社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2012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与著名的麦克米伦公司共同

成立了合资公司麦克米伦世纪，为该出版社集团拓展英美童书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5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收购了澳大利亚专业童书出版社新前沿出版社，实现了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对推动中国少儿出版“走出去”具有实质性的作用。此外，安徽少儿出版社和黎巴嫩数字未来公司合资打造时代未来公司，接力出版社成立了埃及分社。

湖南少儿社近年潜心打造了一批高品质、国际化的外向型图书，比如《汤素兰图画书系列》《中华民族节日风俗故事画库系列》《蔡皋的绘本世界》《小小鸟》、《王子的冒险系列》《像风一样奔跑》《曹文轩水精灵系列》等作品，先后将这些图书品牌和作家品牌传播到亚洲及欧美国家。该社在2016年实现输出版权130种，近年累积输出版权500多种。目前该社与20多个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年输出版权达数十种。

2006年，安徽少儿出版社实现了《最好听的睡前故事》（4册）越南文版权输出，成为向非华文地区输出版权的历史性突破。目前“丝绸之路”沿线64个国家，安少社已经开展合作的有15个国家，面向丝路国家的版权输出项目已达300多种。“十二五”期间，该社共引进版权652项，输出版权813项，

加强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建设

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基本条件就是加强儿童文学创作队伍的建设，以真正的具有中国情怀、世界视野的经典作品来提升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竞争力、传播力和影响力。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是国内最具权威性的儿童文学奖项，从1986年设立以来，至今已有196部（篇）作品获此殊荣，历届获奖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均属上乘之作，基本上反映了新时期以来国内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状况，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此外，为激励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现，许多少年儿童出版社也相继设立儿童文学奖，以培育原创儿童文学的沃土，其中包括以著名作家命名的儿童文学奖，如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等等。大连出版社首次在国内设立的面向全球华语使用者的“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成为中国当代儿童幻想文学创作领域的一项重要活动。

在2006年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儿童图书展上，并没有多少人关注中国童书。而在10年后的2016年，中国馆设置在整个展厅最中心的位置，前来参观与洽谈版权的人们络绎不绝。为了迎接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这一时代趋势，打造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实现从儿童文学大国迈向儿童文学强国的目标，已经成为国内所有儿童文学创作者、出版者和研究者共同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陕西与新疆的热恋——读红柯的长篇小说《太阳深处的火焰》

贺绍俊

在他的新作《太阳深处的火焰》得到了一次集大成式的展现，新疆与陕西不仅在亲密地对话，而且进入到热恋阶段，红柯的思想智慧也在这种热恋的状态中迸发出火花。

《太阳深处的火焰》同样是复调式的结构。似乎又与经典的复调小说不一样，它有好几条故事线索，但同时又在故事情节的展开中穿插进几个板块。第一条线索是吴丽梅与徐济云的爱情故事，显然这是承载小说主题的一条线索。吴丽梅来自新疆塔里木盆地，徐济云来自陕西黄土高原，他们在新时期之初共同考上渭北大学，在学校他们相恋了。“你就想想几万年前几千万年前大风掀起一座座黄土山脉，鲲鹏展翅九万里，扶摇直上，沿塔里木河潜行万里从巴颜喀拉山再次起飞，沿黄河呼啸而下，构建起中国北方的黄土高原黄土平原。”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情话！只有活在作家内心的人才会说这样的情话。也就是说，吴丽梅与徐济云这两个人物属于比较虚化的人物，他们更大的功能是形象地表现作家内心的意念。吴丽梅代表了新疆，吴济云代表了陕西，这两个人物一直活在红柯的内心，也一直处在对话的状态中，他们对话的成果便是红柯的一部接一部的小说。而到了《太阳深处的火焰》，他们由对话状态进入到了热恋状态。这意味着红柯对于新疆与陕西的长期对话已经有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了，这个结论就是新疆与陕

西从文化渊源上是一体的。但有意思的是，这么热恋的一对，红柯却没有让他们最终走到一起。他们平静地分手，吴丽梅毕业后回到家乡塔里木盆地；徐济云毕业后留校，成为渭北大学非常有影响的教授。红柯为什么要这么处理？这就牵出了另一条线索，这就是徐济云的学术成长史以及他带领自己的研究生研究皮影艺术的故事。讲这个故事时，红柯收敛了自己的热烈奔放姿态，以一种冷夸张的叙述表现出他对现实的批判。毫无疑问，目前仍身处高校的红柯对于学术生态恶化的现实有着切身体验，他在讲这个故事时完全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揭露客观真相，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学术界在体制化、功利化的驱动下腐败堕落的丑态。在第一个故事里，徐济云是作为陕西的代表出现的，而在第二个故事里，徐济云却陷在现实的污泥之中。这也正是吴丽梅为什么最终要与徐济云分手的根本原因。

这时候，作为思想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红柯出来说话了。他所说的内容就是被嵌入故事讲述过程中的几大板块所表达的内容。主要的板块是关于新疆太阳墓地、关于民间皮影艺术、关于老子出关。红柯通过他对历史的再次想象以及对古籍的重新阐释，他要告诉人们这样一层意思：新疆与陕西同一文化渊源，从地质的演变就可以证明，塔里木就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塔里木盆地有最炽热的太阳，只要

走近塔里木，你就会吸收到太阳的阳气，从而威力无比。如火焰般的太阳，将阳气传递给人类，人类文明才兴盛发达。生命的灵魂也是火，有了火与阳气，才会有生命。红柯的小说写到了各种现实的问题，但到了这部小说里，他不再满足于对具体问题的揭露和批判，而是要归结出现实问题的总根子。这个总根子就是传统文化中的阴柔观。吴丽梅在红柯的笔下完全是一个理想的身，她自喻为罗布荒漠的牧羊女，因为“羊是地球上唯一能接近太阳的动物”。当她感受到现实的寒冷时，她大声地朗诵艾青的诗歌《太阳》：“太阳向我滚来……/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这大概就是红柯写作这部小说的真正动机。

把这部小说看成新疆与陕西的热恋，还有一层意思，是红柯对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学之旅在作一次总结，从陕西去新疆，再从新疆回陕西，他的文学思绪始终在两边游走。新疆是浪漫的，带给他火热；陕西是现实的，带给他冷峻。今天两者的热恋使他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因为在这里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状态，而是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都从塔里木的阳光出发。红柯面对现实也是乐观的，因为他有“种子情结”。虽然有很多东西被埋没了，比如张载的关于民胞物与的关学，比如维吾尔古代诗人的《福乐智慧》，但这些都是种子，埋没的种子总是要发芽的。我相信，在红柯的内心，大概这些种子已经发芽了。

◎作家谈

新诗与旧体诗 都应与时代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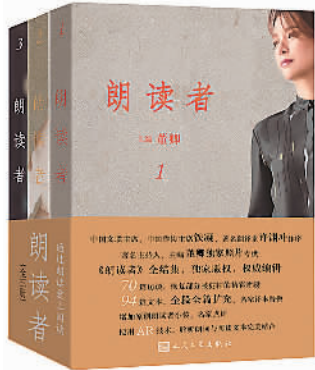
易 行

中国号称诗国，但进入新世纪以来，诗国的新诗与旧体有各执一端、分道扬镳的倾向。一些新诗人强调新诗的自由，自由到谁都看不懂的程度。正如诗评家谢冕先生所说：“对当前诗歌总体评价我和大众一样，诗歌界不能提供大众心中的诗歌，大众失望，我有同感。诗歌界认为新潮就是好，一味读不懂就是好……”（见《人民日报》海外版）。旧体诗创作呢？有些诗人特别是有些刊物又过分强调格律，不得越雷池一步。他们虽然也同意“求正容变”，但实行起来却只求正，不容变。究其原因，都是正确创作方向的迷失。文艺创作的根本，是为人民大众，是以人民大众为中心，为人大众服务的，只有这样才能为大众所欢迎，所热爱。否则大众看不懂，即使看懂了，诗写的那些东西又与他们毫无干系，他们怎么会喜闻乐见呢？同样的，旧体诗若一味追求格律、死守平仄，则会造成艺术性的缺失，从而影响了诗思想性的发挥，同样会受冷遇。所以，无论新诗还是旧体诗，都应与时代同行。

新诗与旧体诗都应融入时代的主旋律，都不应以“自我抚摸，小天地，小格局、小忧愁、小喜欢”为追求。旧体诗则更应避免大而空、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式。目前，一些人对旧体诗创作的误解、误判，也会影响旧体诗的创作与创新。

对旧体诗的一个主要误解是：“古代诗用文言写”，而“现代人没有文言写作的习惯，没有古典文学的背景与素养，写成老干体、民歌体”，所以便“不主张现代人用旧体诗形式写作”。首先，古代诗歌并非全用文言写，流传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诗几乎全用当时的口语，即当时的白话亦即凝练了的诗性语言写成。例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王之涣的《登凉州》《登鹳雀楼》，李白的《静夜思》《早发白帝城》，杜甫的《登高》《登黄鹤楼》，等等，都明白如话。即使其中有文言的成分，就像今天的白话也兼有文言的成分一样，其“文”也已被“白”化了。因此，以此为由反对用旧体形式创作，不成立。事实上，在新诗快速发展的同时，旧体诗也在继承的基础上快速发展，其成就并不亚于新诗。其中又以鲁迅和毛泽东的旧体诗创作为先导，为典范。其他如柳亚子、郁达夫、聂绀弩、启功以及从新诗转为旧体的臧克家、贺敬之等文化名家的旧体诗，和李大钊、恽代英、夏明翰、吉鸿昌等革命烈士的旧体诗，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说明旧体诗还是有很强生命力的。当然，它也需要不断地改革创新，以保持其生机与活力。但改革创新，不是“革命”，不是革掉格律的命。诗的格律是束缚，如果死守，它就是手铐脚镣；如果活用，它就会大大增强诗的乐感，并使诗精练。这种精练就如同被压缩的弹簧，被捆绑的炸药，会产生更大的爆发力。这就是毛泽东诗词具有超强张力的原因之一。总之，新诗和旧体都应在改革创新中发展，并在发展中取长补短，比翼齐飞。

《朗读者》 传递文学经典美好品质



由董卿主编的央视原创品牌节目《朗读者》同名图书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70篇访谈，恢复部分因节目时长被剪掉的精彩访谈；同时对92篇文本进行全段全文扩充，甄别版本、校订节选内容，还增加了朗读者小传、名家点评。图书首次使用AR技术，实现了文本与节目视频的无缝结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序言中说：“《朗读者》中出现的文本，很多是经过长时间检验的名篇佳作；即使是出于今人之手的篇章，此前也多已在读者间广为流传。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当得起‘经典’二字。它能够跨越年龄和代际的鸿沟、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在情感体验和文化记忆的代代传承之中，把种种高贵和美好的品质传递无尽的后来人。”（文一）

